



欧洲教育

ÉDUCATION
EUROPÉENNE

〔法〕罗曼·加里/著

王文融/译

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洲教育

ÉDUCATION

EUROPÉENNE

〔法〕罗曼·加里/著

王文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0362

ROMAIN GARY
EDUCATION EUROPEENNE

© Editions Gallimard, 1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教育/(法)加里著;王文融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6.6

ISBN 7-02-005448-X

I. 欧… II. ①加…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811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董文权

欧洲教育

Ou Zhou Jiao Yu

[法]罗曼·加里 著

王文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02-005448-X

定价:14.00 元

译者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开辟了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一个甲子以来，反映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大劫难，讴歌各国人民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精神的文学作品不可胜数，既有视野开阔、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又有篇幅不长、却同样撼人心魄的佳作华章。小说《欧洲教育》便属于第二类。它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在波兰维尔诺，即现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森林中进行抗德斗争的游击队员的故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历时二百天，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寇开始进入顿河大河弯为起点，到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苏军全歼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为结束。会战的胜利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势，是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在《欧洲教育》中，身处僻远密林中的波兰游击队员关注着斯大林格勒的战况，把自己的斗争与苏联，与盟军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小说开篇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天，一名波兰少年，十四岁的扬内茨·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当医生的父亲安置在密林深处的地下藏身洞里。他的两个兄弟惨遭德国占领军杀害，母亲被党卫军抓去充当德军官兵的性奴隶。不久后，父亲为报仇雪恨独闯敌营被打死。扬内茨找到了游击队，与战友们一起度过了饥寒交迫的日日夜夜，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最后成长为波兰军队的一名军官，并在二战结束后考入了华沙音乐学院。小说以扬内茨的故事为主线，塑造了活跃在波兰维列卡森林中的游击队

员们的群像。他们中有农民、大学生、律师、裁缝、屠户、鞋匠、理发师、原骑兵军官、摔跤冠军、随军神甫、小学教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些人职业不同，性格各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其中一些人为了祖国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患难中的骨肉同胞，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为解放斯大林格勒立了大功而荣升将军的乌克兰老鞋匠克里连柯；勤于思考和写作的大学生亚当·朵布兰斯基；患有严重肺病，但宁可死在冰天雪地里，也不愿回到与德寇合作的父亲条件优越的家或去瑞士疗养的塔戴克·赫姆拉；爱出点小风头的法科大学生佩赫……当然，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是游击队员纳杰日达，这是游击队在最艰难的时刻所杜撰的一个人物。但在斗争的实践中，神话变成了现实，这个传奇英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打不死，永不败，敌人无法抓到，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他令敌人闻风丧胆，给游击战士鼓气加油。他无处不在，战斗在每个游击队员的身边，活在千万人的心里。他实际上是正义力量不可战胜的信念的化身。

对于敌方营垒，作者笔锋犀利，无情地揭露了侵略者和卖国求荣者凶残丑恶的嘴脸，对纳粹党魁希特勒和戈林、戈培尔等左膀右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呈现出来自社会底层的德国士兵的真相和他们内心的体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性格、身世、经历各不相同的普通人，是被纳粹的侵略政策推进历史深渊的。他们在向世界传播战火和毁灭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灭顶之灾，他们既是侵略战争的工具，又是它的牺牲品。

小说为何以《欧洲教育》为篇名？其实这是借用了游击队员朵布兰斯基一篇未完成作品的标题，他于胜利在望之际不幸牺牲，临终前曾要求扬内茨把书写完。何谓“欧洲教育”？建议朵布兰斯基采用这个书名的游击队员赫姆拉明确指出：“欧洲一直拥有世上最

好、最美的大学，在那儿产生了我们最美好的思想，给最伟大的作品带来灵感的思想，就是自由、人的尊严和博爱这些概念。欧洲的大学是文明的摇篮。但还有另一种欧洲教育，我们当前正在接受的教育：行刑队，奴役，酷刑，强暴——摧毁一切令生活美好的东西。这是黑暗的时刻。”而“它会过去的”。显然，两种欧洲教育的交锋，正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锋，民主力量与法西斯的交锋。但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作者借人物之口，传达出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心声：“以后将永远不会有战争，美国人和俄国人即将亲如兄弟，合力建造一个幸福的新世界，一个恐惧和担忧永被驱除的世界。”这让我们想起一九四五年在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时诞生的联合国的《联合国国歌》中那些鼓舞人心的诗句：“太阳与星辰罗列天空，大地涌起雄壮的歌声。人类共同歌唱崇高的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生。”可惜好景不长，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这篇小说文字朴素而感人，在叙述上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纹心结构。小说人物朵布兰斯基多次向战友们朗读他的作品，如童话《山丘小故事》，通过欧洲五座山丘之间的对话，来表达欧洲各国人民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的决心。《巴黎的资产者》叙述了巴黎一幢大楼的住户们从事的地下抗德斗争。《瑞雪》讲的是德国一支八人巡逻队的故事，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郊外迷了路，最终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被纷纷扬扬的大雪所掩埋。《斯大林格勒郊外》以谐谑的笔调，讲述了两只俄国乌鸦的奇遇。这些二度叙事使小说不再局限于描写一支游击队的活动，而从多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大搏斗，从而大大丰富了这部作品的内涵，拓展了它的深度和广度。

小说作者原名罗曼·卡谢夫，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社区，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

饰。当时立陶宛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一九一五年，父亲应征加入俄国军队，他和母亲与巴尔干国家的众多犹太人一道，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一九二一年，他们回到已划归波兰的维尔纽斯（维尔诺），在那里住到一九二七年。父母离异后，罗曼与母亲迁往华沙，两年后定居法国尼斯。他先后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和巴黎攻读法律，获法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加入法国国籍后，罗曼到空军服役。二战爆发后，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决定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于是驾机逃离法国，辗转来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加入了战斗部队，从此改名为罗曼·加里。他转战利比亚、阿比西尼亚和叙利亚，其间染上伤寒，几乎丧命，在医院治疗了半年。康复后，他效力于巴勒斯坦海洋警戒轻快舰队，在攻打一艘意大利潜水艇的战斗中立了功。一九四三年二月，作为洛林轰炸大队的成员，他转往西线战斗，共完成二十五次攻击任务。由于屡建战功，加里多次受到嘉奖，荣获了荣誉勋位三级勋章、解放之友勋章、十字军功章、抵抗战士纪念章和伤员纪念章。

一九四五年，罗曼·加里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获批评家奖。同年，他进入外交界，先后在法国驻保加利亚和瑞士使馆担任秘书，一九五二年到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工作，一九五五年又赴伦敦任职，一年后被任命为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离开外交部后，他还在新闻部当过一年半特派员。

罗曼·加里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并两次摘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一九五六年的《天之源》和一九七五年的《如此人生》。按照龚古尔奖的规定，同一名作家是不能两次得奖的。那么奥妙何在呢？原来后一部书是以埃米尔·阿雅尔的化名发表的。此人的真实身份曾引起纷纷议论，成为当时法国文化圈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罗曼·加里突然吞枪自尽，次年遗著《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问世，此人究竟是谁这个谜才终于揭晓。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人得以翻译《欧洲教育》这篇小说,也算是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略尽绵力。原著中有不少波兰语、俄语、德语、英语、意第绪语的词汇,为准确译出原意,本人曾就教于多位专家,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恳请读者诸君对拙译提出批评指正。

王文融 2005年10月于承泽园

破晓时分，藏身洞挖好了。时值九月，晨光阴沉昏暗，天气多雨潮湿，松树在雾气中摇动，肉眼看不见天空。他们在夜里悄悄干了一个月：黄昏降临后，德国人很少离开大路冒险，但在白天，他们的巡逻队时常来森林搜索，寻找为数不多的游击队员；这些人忍饥挨饿，陷入了绝望，但没有放弃斗争。藏身洞深三米，宽四米。他们把一个床垫和几床被子扔在一个角落；十袋马铃薯，每袋重五十公斤，靠着土墙堆放着。在一面墙里，床垫旁边，他们挖了一个壁炉，烟囱通到外面的一片矮树林里，离洞数米远。洞顶很坚固，是用装甲列车的车门做的。一年前，游击队员们在维尔诺至莫洛杰奇诺的铁路上炸毁了这辆车。

“别忘了每天换荆棘。”大夫说。

“我不会忘的。”

“小心炉子冒的烟。”

“好的。”

“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

“我不会讲的。”扬内茨答应道。

父子二人手持铁锹，观赏着他们的作品。“这是个不错的藏身洞^①，”扬内茨想，在荆棘丛中很隐蔽，即便斯特非克·波多尔斯基——在维尔诺中学以“阿帕切人威严的首领瓦恩图”的绰号闻名，

① 原文为波兰文。

而在印第安人中间，扬内茨冠以老硬汉^①的荣名——，即便瓦恩图也觉察不到它的存在。

“爸爸，我要这样生活多长时间？”

“不长，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的。”

“什么时候？”

“……不应该灰心失望。”

“我没灰心失望。可是我想知道……什么时候？”

“也许再过几个月……”

特瓦尔多夫斯基大夫望着儿子。

“藏着别出来。”

“好的。”

“别着凉。”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白朗宁自动手枪。

“瞧。”

他把武器的使用方法讲解了一遍。

“你要特别细心地保存好。这个挎包里有五十发子弹。”

“谢谢。”

“现在我走了。明天我再来。藏好了。你的两个兄弟被杀了……我们只剩下你了，老硬汉！”

他笑了笑。

“耐心点。德国人离开的那一天会来的……那些还活着的德国人。想想你的母亲……别走远。对人要提防。”

“好的。”

“对人要提防。”

大夫转身离去，走进了雾里。天亮了，但一切仍然灰蒙蒙的。冷杉还在轻雾中浮动，伸展的树枝好似过于沉重的翅膀，没有一丝

^① 原文为英文。

风吹得动。扬内茨钻进荆棘丛，掀起铁门，走下梯子，扑倒在床垫上。洞里很黑。他起身点火，柴禾是湿的，终于火点着了。他躺下来，捧起《红皮肤绅士瓦恩图》那册厚书。但是他没能读下去。双眼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疲乏使他身体麻木，头脑迟钝……他沉沉睡去。

二

次日白天，他呆在洞里，重读被绑在柱子上受刑的老硬汉设法避开印第安人的监视逃跑的那一章。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章。他在火炭里烤了几只马铃薯吃了。壁炉拔风不好，洞里布满了烟，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敢出去。他知道，一个人呆在外面，他会害怕的。在洞里，他觉得受不到人的伤害。

特瓦尔多夫斯基大夫在傍晚时分来了。

“晚上好，老硬汉。”

“晚上好，爸爸。”

“你没出去吗？”

“没有。”

“你没害怕？”

“我从不害怕。”

大夫凄然一笑。他显得苍老而疲惫。

“你妈妈要你祈祷。”

扬内茨想起他的两个兄弟……母亲经常为他们祈祷。

“祈祷有什么用？”

“一点没用。你照妈妈说的做吧。”

“好。”

大夫和他一起呆了一夜。他们没怎么睡觉，也没怎么说话。扬内茨只是问：

“为什么你不来，不藏起来呢？”

“苏哈基有许多病人。伤寒,你知道……饥荒助长了流行病的蔓延。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老硬汉。这你明白,是不是?”

“是。”

大夫一整夜都在照管炉火以防它熄灭。扬内茨睁大双眼,望着这一块块劈柴变红又变黑。

“孩子,你没睡?”

“没有。爸爸……”

“嗯?”

“这要拖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没人。”

突然他说:

“伏尔加河上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

“在哪儿?”

“在伏尔加河。在斯大林格勒……有些人正在为我们战斗。”

“为我们?”

“对。为你,为我,为千百万人。”

木柴在燃烧,劈啪地响,变成灰烬……

“这场战役叫什么?”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没人知道还要打多久,谁会打赢……”

拂晓,大夫走了,临走时说:

“如果我们,我和你妈妈出了什么事,千万别回苏哈基。你的存粮够吃好几个月的。等吃完了,或者觉得太孤单了,就去找游击队。”

“他们在哪儿?”

“我不知道。没剩下多少人了。他们藏在森林里。你找找吧……可是别把你藏身的地方告诉他们。如果情况恶化,你还是回到这儿藏着。”

“好的。”

“你别担心。我不会出什么事的。”

第三天，大夫又来了，没有呆很久。

“我不敢把你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

“为什么？”

“有人在苏哈基杀死了一名德国士官。他们在抓人质。”

“就像印第安人的做法。”扬内茨说。

“对。就像印第安人的做法。”

他站起来。

“别放任自流……要保持整洁。照你妈妈教你的那样去做。”

“好的。”

“别浪费火柴。把火柴放在壁炉旁边干燥的地方。没有火柴，你会冻死的。”

“我会小心的。爸爸……”

“孩子？”

“那场战役？”

“我没有消息。很难知道那边发生的事……勇敢些，老硬汉！
回见！”

“回见，爸爸。”

大夫走了。第二天，他没有来。

三

党卫军帝国^①师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打了几周仗，终于在元首^②慈父般的关怀下被召回休整，来到苏哈基已有五天。

这个师是第一次上火线。最高司令部把这支精锐部队投入伤亡惨重的战役也是出于无奈。它一般在后方，在占领区行动，做一些德军正规部队往往不屑于做的特殊而棘手的工作。

该师进入苏哈基二十四小时后，两辆党卫军的卡车在灰暗迷蒙的暮色中全速驶入村庄的街道。光秃秃的树枝，钟楼和屋顶，似乎和天空一样静止不动，没有炊烟，没有人声。

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因为壮年男子几乎全在丛林。

几声凄厉的喊叫，几声枪响，砸碎玻璃、撞破门的嘈杂声。然后，卡车又急速开走，把二十来位惊恐莫名的年轻女子带往普拉克基伯爵消夏的宅邸，在格罗德诺公路上，苏哈基以南三公里处。

帝国师在占领区采用这种作战策略已有好几次，而且几乎次次成功。想出这种策略的省党部头目^③科赫有一句历史名言，说这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妙招，是人性“高超的、理想主义的观念”的见证。^④

的确，游击队员们一获悉他们的女儿、姐妹、妻子、未婚妻被掳

①②③ 原文为德文。

④ 我听说，这些话其实是另一个人讲的，但我依然把这些话放在省党部头目科赫嘴里，以免辜负他身后的名声。——原注

去供德国士兵享用，便不顾头头的极力阻拦，纷纷走出森林去营救他们的女人。而这恰恰是敌人的期望。只需呆在机关枪后面静静地抽支烟，等着因绝望变得半疯的人冲向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地点，进入瞄准线。这种计谋处处奏效，用来对付男性荣誉感特别强的波兰人，更是屡试不爽。

普拉克基伯爵的别墅是十九世纪末年建造的，建筑师是位显然受到特里亚农^① 启发的法国人。这是一座夏宫——当年称作“安乐窝”——有几间接待厅，一座剧场，饰有壁画，镶着细木护壁板。它没有在一九三九年的战事中受损，却因无人照管和劫掠遭到重创。窗玻璃几乎全砸碎了，几位“寄宿女子”曾试图用碎玻璃片割断静脉，于是不得不派人守卫。宅内太冷太潮，女俘们最终变得麻木了，对自己经受的考验不再那样敏感。在“引狼出林”行动^②——列在帝国师军事行动代码本上的名称——开始两天后，家人们才收买了卫兵，给年轻女子们送来保暖的衣服和被褥。

“安乐窝”周围有一座法式园林，一直延伸到森林边缘。在人工挖的池塘里，伸出生锈管道的水泥塘底，铺满腐烂的枯枝败叶；小径两侧，竖立着几座丘比特像、维纳斯像和杂七杂八的、一九〇〇年风格的大理石雕像。士兵们日夜在雅致的棚架内站岗。昔日，普拉克基伯爵的客人们来这儿调情，在月光下遐想，欣赏焰火，或者心不在焉地观看露天剧场的节目；如今剧场里设置了机枪掩体。

警卫军们在宫里安了一个火炉，但总没有足够的煤为各个大房间供暖，只有大舞厅有些热气；舞厅镶着华丽的蓝色和金色细木护壁板，天花板上绘满提埃坡罗^③ 风格的天使和女神。女人们呆

① 指法国凡尔赛的大、小特里亚农宫，分别建于一六八七年和一七六二至一七六八年。

② 省党部头目科赫：“引狼走出树林的不仅是饥饿，还有爱。”——原注

③ 提埃坡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在这间大厅里，等着士兵们前来挑选。最初两天，近三百名士兵访问过此地。

第二天拂晓，十二名游击队员走出森林，边射击边冲过公园。他们尚未造成任何损害，便被机枪扫倒，丢下六个人撤走了。

发生这件事后，党卫军们见“引狼出林”行动又一次成功，十分满意。他们在舞厅里安了一只炉子，还弄来一个野战炊事班，为“寄宿女子”提供热饭菜。

一个大概不到十六岁、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嘴里叼着烟卷，不停地从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女人，尽力安慰那些不甘于认命、又不知如何适应新情况的人。小女孩有张瘦长苍白、长满雀斑的脸，尽管嘴唇涂得太红，面颊搽得粉太厚，依然相当俊俏。苏哈基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她；她解释说她是在维尔诺被士兵们收容的；她的双亲被杀死了，而照她的话说，她“与士兵们一起混”已有一年。她头戴贝雷帽，身披一件过大的军大衣；用松紧带固定的黑色长筒毛袜常常滑落到脚踝上；她屈起一条腿，也不弯腰，用孩子气的动作往上提袜子。

每当一个女人变得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的时候，她便连忙跑过去，抓住她的手恳求道：“别这样，其实没那么严重，你知道。这不重要。如果你不去想，这不会把你怎么样，只有胡思乱想的时候才糟糕。”她特别热情，特别亲切地照顾一位美丽的少妇；这女人三十来岁，头发略微花白，黑黑的大眼睛直勾勾的，像疯了似的。她是苏哈基的一位医生，就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大夫的妻子。小女孩常常过来跪在她的身边，轻拍着她的手，抚摸她的头发，说：“不该去想，好啦。他们不会总留着我们，不久会放我们出去的。瞧着吧，一切都会好的。”

别墅里没有家具。地上铺着草垫子，女人们就躺在上面睡觉。普拉克基家族的几幅肖像，或被撕破，或被流弹打出窟窿，依然挂在墙上：身着蓝绸衣、胸前挂满勋章、头戴白色假发、神情极为庄重